

大年夜

美國馬爾茲著 柳無垢譯



桂林遠方書店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出版（三〇〇〇）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大年夜

著者

美 · 馬爾茲

譯者

柳 無垢

出版者及

遠方書店
桂林府後街二十號

印刷者

建殷印刷廠

定價

國幣二十三元

目次

大年夜·····	一
隧道裏的人·····	一〇
後記·····	一五

增生嘆息着。他擡起面孔，做了一個歪臉，流露着厭倦憎恨和不耐煩。他把大姆指急扭一下，把一口唾液吐在地上。於是他又下望着紙牌。

守夜人大笑着，用一只厚厚的白淨的手兒撫摸着他的禿頂。他的嘴張得大大的，鑲金的牙齒在明亮的燈光下閃着黃色的光芒。他喜歡增生，增生是一個老主顧。怪脾氣，老是快快不樂的呆子，但是牙齒都脫落了。增生，是一個好傢伙呢。

「你瞧一下吧，」鮑爾笛說。他一只眼睛閉上了，頭稍稍的側向門的那邊。和一個人，一個二十七歲光景的年青人跑進門裏來。他冷得全身發抖。他的臉瘦得凹陷進去，雙眉緊皺，一雙褐色深邃的眼睛使他的表情奇特地嚴肅。他的眼睛水汪汪的，溫柔得很，像一個女人的眼睛，古怪地呆瞪着。他只穿了一條工人褲和一件破爛的毛線衫，毛線衫的鈕子早已脫落了。衣服寬鬆地從他細弱的肩膀上掛下來，喉頭用一只安全別針扣住。他的腋下挾着一個褐色紙包——一個流浪工人的提包和衣櫃。

鮑爾笛臉上帶着富於表情的微笑注視着他：一個第一號的孩子。我知道這種典型的！

這年青人非常仔細地檢查着這長長的，空無所有的房間：三排鐵帆布床，狹窄的衣櫃，裝在鉛絲網裏的，從樓板上掛下來幾盞燈泡；他看了好一會。於是他一手摸着臉上淡紅色散髮的髮根

，另一只手神經質地扭弄著紙包上的繩子。

「要是真有鬼，我可不能睡呢。」他最後宣佈說。

鮑爾笛大笑著。他知道這種典型的！他們的一切他統統都知道的！他有了十六年的經驗了。他也曾見過像河流般陰沉漫長的人羣，身上穿著一件舊襯衫，口袋裏只有兩毛錢。第一號的傢伙是失業貧困的工人；嚇壞了的，辛酸憤憤的工人。他們從一個城市漂流到另一個城市，咬緊牙齒，鞋底都走穿了。每天從早上六點鐘起就一條街一條街地走著，想法子找一個活兒，想法子挨過日子。是的，老天爺啊，鮑爾笛望著他們時，他真要謝謝他的麗茜姑母，他還有這個活兒幹。第二號人是醉鬼，酒徒，已經自暴自棄的傢伙；他們陷在泥裏已經有兩尺深；明天，他們也許會睡在人家的門口，也許會凍僵在人行道上；也許躺倒在槽心，等著被人陳埋的活屍；已經完結了，但是還在爬呀，搔呀，咳嗽呀，求乞呀，自己也不知所以然地苟延性命，用半個毫子都可以買他們，像他們。第三號是在二者之間浮遊的魚兒，人快乾癟了，坐著滑輪滑下山來不得志的傢伙，肚子裏已經餓空了的工人。他們不再拚命地尋求工作，簡直已經不再想法子找活了；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喝個爛醉，或是不斷地抽煙了；喔，生命已經快下沉了，他們已經快完結了，但是他們自己還不知道。他們從山上滑下來，但是却看不到自己所經過的地面。喔是的！他們的一切鮑爾笛

統統都抽出的。十六個年頭裏他所看見的舊面孔他都想掉了，但新的臉孔就像有誰種植他們一般；每次都出現，這裏的一個是屬於第一號的孩子，那個到處嗅着要找尋兒女的工人，他是有一個還要保持體面的樣子；一個屬於特別類型的孩子，手上攪雜着臭沒有臭虫的臭味，有着蒼綠清潔的眼睛，像他手提着一部機器而應酬來客，不知道要孩是怎样弄出來的；口上是有道種痕跡的條狀的……這一切，這種，這種，這些，這些不誠實以及種種的不合宜，以半博學士可以買些的人去樹克羅斯（譯音）化，這個時節拍打着帶華人的傳說道：「密芝藤那」枯刺只要係提到三個身軀人我就掘它挖下去。」重子基奧與隨同那些種子吃蟻螂之類的事物。中德及尤樂起機會我們用火油把四機就發地，這是此地有什麼虫子會話？那時一定是你自己帶來的。

我問我是到根薩林莊三兄弟來的，這孩子正經地說：『我媽劉吉也健康。』我說：『想起來你

又和那時候丁人家講先生圖我所認識的人中間也有四個是從阿模薩來的。一個好像伏在羅蘭池他說：『你再許禮爾先生，你有什麼空虛期紐約來時，爲什麼總是到他家歇腳的。』

羅蘭池路邊亮生打景奔能從降根薩來的紳士，曠倦地皺起面孔，支廣下眼光望着他的紙牌，飽滿面河後方將他所想像的那般有趣。楊廷希聲嘶快貼收場，搖着尾巴滾出去。

長守夜吹呼略地響着，牠們最極圓潤國的，肥胖，一團和氣，臉色像新鮮的生麵。大笑使他的

臉頰顫動。「這是愉快乾淨的鮑爾萊區（註四）的一家最遠漂亮的旅館呢，」他說。他等待着，讓這孩子打定主意。

「你難道不覺得這是一處最理想的旅館嗎？」

「除非你要一個以一間房的人，他頭滿樂於離職。和掉單人房間，客棧老板會給他頭錢的，所以鮑爾萊區是雙可能的向客人進銷。」單房有邊牆，頂上又有鐵絲網，所以誰都不能伸手進來的。完全是私密的呢。」

「要多少房錢？」

「要一毛五分錢。」

「要買一毛五分錢。」

「我還沒有接到活兒，我告訴你，先生，」他像是洩露秘密地說道：「那就是爲什麼我到紐約來，我希望能夠在這裏找到一個好事情幹呢。」

「你還沒有接到活兒，嗎？」鮑爾萊區地扭動他的嘴唇。這真是個頂刮刮的王八羔子。一到這裏來住的人多半接到工資很高的活兒的呢。他們就喜歡住在這裏。」他伸出一只豬鬃般的肥肉般肥胖的手來。「這裏是附毛錢一夜。」

「不管怎樣，」他說，「不管怎

模，今天晚上是大年夜，我很想有幾個伴。我非常喜歡有伴兒的。」

「那好極了！」鮑爾笛露齒微笑著回答。他學著這青年的口氣：「培生先生是一個非常好的伴兒。正式的招待家。並且今天晚上天氣很冷……這房間一下子就會坐滿的。你就會有許多合式的好伴兒的呢。」

從阿根薩來的生客在口袋裏掏出兩毛錢來。「哪很好，」他說。「咳，——」他想詢問，又是有點遲疑：「今天晚上你們此地沒有什麼特別的舉動吧，是嗎？我的意思是——特別招待你們的主顧的？」

鮑爾笛裝著用動思索地搔著他的禿頂。「哦，沒有……可是當然囉，」他說，「我們也有照例的年夜飯——你知道……有湯呀，魚呀，鴨呀，鵝呀，各種果仁兒……就是正式式的五道大菜——當然囉，還有遊藝哩。有些公園道上的姑娘們會到此地來伴舞。」

坐在過道那邊第四只床上的培生從紙牌上拾起他嘻著嘴的醜陋的面孔。「別失掉這機會呀，伙計，」他粗魯地揮口說：「這是一個聚餐會呢。」

鮑爾笛克·雅爾的神情像是有點懷疑。「這不是不要錢的吧，不是嗎？」

「哦，是兩錢的，」鮑爾笛搖頭地說。「可是錢也不多——四塊五一客！」

「四只洋，五毛錢？」霍爾渴望地微笑着。「我想這價錢在我可就太高了一點，韋哀脫先生。」

鮑爾笛悲愁地搖著頭。「那太壞了，霍爾先生，」他拿出一個用鉛絲掛在一小片木頭上的鑰匙：「這是你衣櫃上用的。在房間那頭的門背後。有一間極漂亮的廁所和澡房呢。」

層層高聲大笑出來。鮑爾笛轉過身來，臉上帶着一個欣賞的微笑。於是他摸著他的禿頂，樣子又嚴肅起來。「還有一件事，孩子，」他娛樂地和氣地忠告說：「你別把衣服隨便擱著吧。」

「如果你還想用它們的話。」霍爾笛說。霍爾笛心裏想：「我已經把衣服隨便擱著了。」

「我不會的，」霍爾回答。「那個我知道的。可是多謝你，先生。」他沿着一行鐵床走去，找尋他的床號。

那個睡著的孩子大聲呻吟起來，把他的手臂從臉上揮開來。霍爾停住了，驚嚇住了。鮑爾笛腳步沉重地走過去。「湯沙奈西！」他叫着。

沒有回答。孩子在睡夢中扭動著。他正在喃喃自語著。

「他病了嗎？」霍爾問。

「沒有什麼，」鮑爾笛回答。「他生屍毒腺病，病了幾天了。」

「他的樣子可怕得很呢，」雀講道。

「他的樣子是不好，」守夜人同意地說。他又叫着：「涅沙奈西！」

這癩孩坐靜了。他安穩地睡着。一只手臂擱在窗外，頭兒很眼累地扭轉在一邊。頭上明亮的燈光照着他蒼白的臉色，使他的樣子很難看，就像白蠟一般。他的面孔非常憔悴；臉頰深陷，顴骨突出，眼睛下面有兩個黑黑的圓兒。他困難地呼吸着，但是現在低低的呻吟聲已經停止。

「喂，」雀講，「鮑爾笛請求說，」等他醒來，你叫我一聲好不好？」

「什麼？」雀生把雀講說，「聽他的樣子你都要我替他講嗎？」

「你叫我一聲，」雀講說，「我在担心呢！他欠了我整整一星期的房租了。」

「噢，還是你來講吧，」雀生堅持說，「你替他講學子吧。他一整天都懶得講話。」

「喂，——」鮑爾笛轉過來對雀生，雀講說，「你要買一件外套嗎？」

「不，」雀生冷淡地，不是嗎？」雀講說，他擡着下巴，「我不知道這裏十二月天氣有這末冷的。」

「還要冷哩，孩子，」鮑爾笛警告地說。他的聲調變得正經起來了，「我知道有一個地方你能够化一塊庫毛五買到一件很好的外套的呢。」

但是如果找不到工作怎麼辦呢？這念頭使他害怕起來。但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在像紐約那末大的城裏，總有什麼事情可做的——只要他願意隨便幹什麼就是了。可不是嗎？

他又覺得安心了。那才有見識！還有禱告！禱告也有幫助的。大家要禱告去禱告。——
劉克在床上移動著，開始脫鞋子。他沒有穿襪子，腳凍得一點血色也沒有。他慢慢地用手擦著腳兒。他想到半夜裏的那頓好菜。他希望自己有錢，可以吃得起這一頓好菜。

渥沙奈西在睡夢裏扭動著。他正在喃喃自語。

劉克憐憫地望著他。遠離著家，生起病來真是可怕呢。你會那樣的寂寞。劉克知道在客地生起病來是會怎樣的寂寞的。
他心不在焉地檢起結在兩個腳趾裏的繃線。他希望這孩子是一個信教的。如果他相信上帝，那末他在生病時就不會那末難受的。在一個溫暖的房間裏，真是舒服。他可以在那裏洗澡。當教徒們從遠地回來時，第一件事便是洗澡。

渥沙奈西平靜了。明亮的燈光照在他的面孔上，顯得殘忍。
他宛然區衛上的嘈音飄流進來。聲音很悲傷。聲音裏帶著一種寒冬黑夜裏的淒涼的感覺。

勃萊賽走過段萊尼街角，轉上鮑宛萊區，帶着結實急速的步子飛快地走着，他的大頭低俯，直迎着潮濕的雪花。他正和一個年青的女孩撞個滿懷。他正趕緊要到雷萊客棧去看看渥沙奈西怎麼樣了，他就沒有看前面的道路。他笨重而橫衝直撞的身體，幾乎把這女孩撞倒了。勃萊賽一把拉了她，女孩子恢復了平衡。她把後額靠在一家雪茄烟舖子的玻璃窗上，發出一陣突發的，傻瓜似的咯咯大笑聲。「撲哧！撲哧！」她說，她醉得很利害。

「我有沒有碰——碰——碰——碰痛你？」

勃萊賽苦痛地臉紅起來。他又這樣了——又口吃了。不論什麼時候，他興奮起來，他就像一個王八傻瓜似地口吃起來了。第一，他媽的，他怎麼會變得這個樣子的呢，他凶惡地自問着。還是在小孩子的時候，他就這個樣子了。

「不要緊，」這女孩子說。「怪不得呢。」她抬頭望着他，醉醺醺地微笑着。這是一個溫暖，隨便，放縱，酒醉的大年夜的微笑，毫無別的意思。

到。勃萊賽樂樂地摩着因孩子血紅嬌笑的脸龐。於是她看見她的身體了。她的褐黃色布外衣的鈕子解開着，因而露着二件鮮紅的雲紋衣襟。她不是個豐滿的女孩。她的胸乳豐而且寬，在她的腋下小着半個疲乏的熊貓兒。她的樣子像意大利人，像一個工廠裏的女孩，他想。但是她的嘴巴是淺紅紅的，一味，勃萊賽可以看見她頸中的肌肉跳着，和她深絕皮膚的面肌相對照，顯得肉感地白嫩。她頸中的乳球，露出乳房的斜曲線，粗圓外硬的乳頭，溫暖地緊貼着藍色的綢影綢。她的青春，她的溫暖，她的青春，都露出來了。

一陣強烈而猛烈的衝動掃過他的全身。他離開家鄉這樣久了，從哪裏起，沒有一個女人，一個也沒有！一個灼熱顫抖的火發狂地體內的血管裏奔騰翻滾起來。它溫暖地吮吸他紙着他的血肉，撕生般緊勒安全危險的使他軟弱。戰栗而絕望地嘆息。一陣站立的聲音他的喉嚨裏昇起來。她驚嚇地喘住了。他喉嚨裏吐出粗聲喘喘的呼吸。但是她的眼睛話語而顯得那樣清澈。女孩靜靜地笑着。她也這青年仔細地打量了。他認出他的黃梢微搖擺着。他想起她站在他面前，一個年約二十四歲的高大結實的村夫面孔的青年，穿着一件舊拉鍊短外衣，藍色毛織厚絨布襯，不戴帽子。就那末一句話也不說地站在那裏，潮濕的雪花，落在他的面孔上和頭髮上，他就站在那裏，用火熱的藍眼睛呆瞪着她，像匕首般直刺到她心裏。女孩停住了笑聲。

勃萊賽的面孔因寒風的敲打而散散的神氣，他的身材又極不平常，高大，結實，堅硬，看高突出的額骨，而大堅實的厚牙床，一張闊大的嘴巴和表情堅決的厚嘴唇。他的樣子就顯出一塊粗粗地彫刻出來的石頭。一張蓬鬆蓬鬆的頭髮，金黃蓬鬆的頭髮，像一頂皇冠般頂在他灰紅的額上。他站在那裏，就像住了一根似的站在他面前，像一只不能發音的強有力的大野獸般抓住他而不敢孩子可以看見帶着牠驚嚇的慾望之潮，也重厚，衝動，赤裸裸的渴望，像字般明白地寫在牠的臉上。

如果她沒有喝醉酒，她也許不會對他講話的。她粗糙的黑面孔似乎突然變得豐滿而溫柔了，她稍微把身子前向前一點。他再見。她說，她把手腕纏在他的手臂上。在勃萊賽的另一邊，停著一輛汽車，裏面坐滿了婦孺。女孩子穿過馬路，她走進來，軍好就開門，她出來，勃萊賽又離開步好，但是現在走進去多可。她的頭縮到他的額外邊的額口裏去了，像一八八八更寒更冷了，像花變成乾燥的粉。如果雪下調整夜的話，一便會積在人行道上，那末又會多幾天工作了。那很好。勃萊賽慢慢地想，這事。下雪是好的。這雖可與其報多賺一些錢。如果傑美現在沒有生病，他們錢還可以有幾個現錢了。

勃萊賽慢慢地走着——他經過小食舖，廉價的酒肆，經過當舖和縫衣店，救世軍收容所，黑黑的門廊，那裏睡著醉鬼們，他們抽著煙，稍微使自己溫暖一會兒，但是明天早上他們每個人中間就會有一個被抬走，汗水硬硬的冰在他身上。

當汽車開走的一刹那，勃萊賽已經把這女孩忘掉了，並不的真是忘掉了——她走開了，就是那末一回事，就像木柴燒成灰燼，火光熄滅般離開了你。你沿街走着，你幾乎記不起來它是怎麼樣子的。勃萊賽以前也曾有個這種感覺。他奇怪着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的。

一個醉鬼盲目地在人堆裏來回地亂穿著，大聲著：「愛麗露（註五）的伙計們萬歲！」他拉失了粗嚙的嗓子大叫著。勃萊賽讓過一邊，他停下來望著霓虹燈，先是閃著黃光，又換成綠色，雪輕輕地飄在燈上：「啤酒，啤酒！」看來很漂亮呢。

也許一個漢子沒有職業，沒有家，也沒有別的什麼的時候，光是使自己活命，也就已經够忙了，他想着。一個人要肚子吃飽了以後，才開始需要一個女孩子。他所感覺到的，只是老是疲乏呀疲乏吧了。是的，你老是這個樣子的，老是半夢着似的，可是有時候這欲望會像電閃般襲擊你，你就會覺得好像有誰把汽油倒滿你全身，擦了一根大火柴一樣。那地道裏的女人就像這個樣子。雪在他的腳下吱吱地響著。他覺得疲乏得像死了一樣，他再也做不慣笨重的工作了。華天那